

漢

書

疏

證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

王應麟政證曰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
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
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始使掌故朝錯
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至孝武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
秦誓從得博士集而讀之趙岐孟子題辭孝

文欵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

於是建藏書之策

如淳曰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

延閣廣內
秘室之府

考證曰通典漢氏國籍所在有石渠延閣廣

內貯之於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臺秘

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百官表御
史中丞在

殿中蘭臺掌
圖籍秘書

七畧曰孝武勅丞相公孫弘廣

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北山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張琳曰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報言
臣向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
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風俗通云
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券判定可繕寫
者以上素

歆於是總庫書而奏其七畧

政璽曰隋志劉向七畧別錄二十卷劉歆七
畧七卷剖析條疏各有其部
歆嗣父業乃徙
溫室中書於天

故有輯畧
凡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卷
師古曰輯與集同
謂諸書之總要

刊誤補遺曰按當是時猶未以集名書故此志所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況等詩賦之文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吏官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按閔馬父論商頌輯之亂韋昭曰輯成也竊謂別集之名雖始於東京實本於劉歆之輯略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王氏二篇同名

攷證曰晁氏曰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

楊何始

韓氏二篇

嬰名

攷證曰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
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涿郡
韓生其後也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
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蓋寬饒從受焉寬饒
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

古五子十八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獲
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旬甲
子至壬子凡五子律歷志日有六甲辰有五
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

淮南道訓二篇

攷證曰七畧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
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為我瑞著芳利飛遁以
保名注云避上九曰飛避無不利淮南九師
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啟飛

避離休注亦引之劉向別錄所校讐中易傳
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
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
南九師書文中子謂九師與而易道敬隋志
已亡

其書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天篇

攷證曰唐大衍曆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
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
氏又以卦爻配晷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
分至之者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頓音井

大書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
災皆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
錯亂而不明京房傳注孟康曰分卦每日之
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
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消息卦為
辟辟居也息卦曰太陰消息卦曰太陽其餘卦
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
尊卦用事云云谷水以京房易占對日食李
固對策引京房易即嶺按房飛侯參察衆政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

其韻觀我端明
釋文坎卦京作

微刺脉以清京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上
作蓋謂梁器下經無旅至郭無上繫而一行
經七錄云又下卦曰陰陽養馬物必訟而成之
易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馬物必訟而成之
君臣養萬民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晁氏
亦訟而或之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晁氏
曰漢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志有京
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
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
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
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筭雜占條
別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
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易

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
八卷所謂積美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
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
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
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攷證曰儒林傳初易唯有楊孝宣世立施孟
梁邱元帝立京氏隋志梁邱施高亡於西晉
孟京有書無師陸澄曰易自商瞿之後雖有
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許氏說文稱易孟

氏其文多異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

云晉卦
孟作齊

京氏改嘉十二篇

師古曰嘉即京
房所從受易者

管城碩記曰據儒林傳房授東海放嘉則嘉
乃京之門人非京所從受易者又段當作段
字譌也後漢馮異傳段建東漢紀作建紀班
彪傳段肅固集作段肅皆以字近而訛

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

致證曰費直本皆古字魏古文易以授王瓚
未得立陳元鄭眾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

上疏欲為費氏立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
為傳授鄭康成康成作為注荀爽又作傳自
是費氏大典釋文序錄費氏高相專說陰陽
災異未立學宮後漢費興高遂徽費直說十

見晉天文志王
弼所傳本費氏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

攷望曰釋文引古文如彙作曹翻作徧介作
矸枕作沈躄躄作踏躄端作孺劉向引易曰
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又引易大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世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矣

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荀子曰差以毫釐
謬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謬以千里今揚燕此語抄隨程氏曰此緯
書通卦驗之文說苑引勞而不怨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
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
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又云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坊記引不耕獲不
菑畲凶

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攷證曰易文之異者漢書引噍噍喪其象介
日中見昧其欲汲汲不如西鄰之瀟祭說文
引夕陽若黃坑龍有悔乘馬驢如再三蹟視
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避包荒用馮河
僅牛之吾泣涕德如共牛習天旱割君子豹
變其文斐也噬乾食明出地上晉鼎彗邑凡
稽恒凶駟馬壯吉統升大吉履虎尾觀觀臺
其屋日昃之離需有衣絮繫鞅孰任夫乾雀
然天地壹壹嗚牛乘馬參天兩地重門擊棟
燥萬物者莫璞于離雜而不越為駒類又引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水并法也今者所無文

序曰其稱易蓋周禮注引其刑制禴有衣絮

氏皆古文也參天兩地而奇數異為宣髮緇衣引恒其德

頌深衣引直其政方其義也史記引乾稱蜚

龍鴻漸于般狐涉水濡其尾後漢劉修碑動

乎儉中鬼神富謙魏文帝記注太史許芝引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內則注引明夷睇于左

股郎頤引因而不失其所无字

經二十九卷

故證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誓一篇

劉歆曰秦曾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燬于王屋流為烏郊祀
志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在天之大
律毛詩美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正義引師乃鼓諫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
地咸曰攷攷無怠又曰司馬在前周禮疏引
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
蚤拜手稽首說苑引附下而圖上者死附上
而圖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伏生無此篇而書傳

有八百諸鼠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為此語抑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知也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別錄云武帝未得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孟子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又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也發罪鈞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

經是也。秦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蓋太史公當武帝時，
秦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內，故總言之。孔臧與
安國書云：「義難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尚
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
圖古文乃白百篇邪？此劉歆所謂以尚書為
備。

傳四十一篇

攷證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

生後歐陽生甫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
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釋
次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鄭康成注其
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
從學焉伏生終復教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
縫其間而別作章句又將撰其大義因經屬
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
十一篇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者
尾不偷劉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
人之應唐志又有楊到一卷大傳篇有九共

帝告以西伯戡桀為錢者同命為異命費誓
為貯誓呂刑為甫刑序又有嘉禾捨誥今本
闕又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猶
誥王曰封唯曰君主璧皆古文所無漢儒五
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流為災異之說吳氏曰
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石林葉氏曰大
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匱作於周公
後何可盡據文記以平在朔易為便在伏
物索隱云提大傳周禮疏云
白虎通引尚書天傳云附萃崇
之以疎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

改證曰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
 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聞見於義疏
 葉氏曰自漢訖西晉言書唯祖歐陽氏鄭康
 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陸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
 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稅歐
 陽氏說公卿以下稅大小夏侯氏說桓縈習
 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

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頤宗減為二十三萬
言子都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要侯勝從歐
陽氏間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米獲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
章句然則大小要侯皆歐陽之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攷證曰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

本伏生大傳云維王若元

祀帝令大禹

沈約曰伏生劉紀大傳五行之

步于上帝
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隋志

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注

餘詳本傳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政證曰夏侯始昌推五行傳傳族子應下及

許商其傳與劉向同儒林傳商善為美著五

行論

夏侯勝曰天火陰而不雨臣下有誅上者對言在鴻範傳

周書七十一篇

史通曰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浮穢相泰恒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

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攷證

曰隋志雜史有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

於度朔終於器服晉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

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晉紀咸寧五

前古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而司馬遷

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

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注

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

中秘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

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左傳嚳之柔矣謂

逸詩見周書而狼臠所稱周志勇則害工不

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千里百縣縣有四

鄙又引以為工大夫受縣之注

預注左傳既訖及家書始

出見後序呂氏春秋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

也楚世家引做起無先獲秦引縣縣不絕蔓

蔓奈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蕭何引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為君王商傳引

以左避事君者誅揚賜引天子見怪則修德

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

食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工
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
農不出則乏食上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說文引朕實不明以
仇伯父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粵臯張樹集
引乃命少皞清皆曰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
豈在逸篇乎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
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
也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

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

此書第

五十四篇也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謂孔子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史伯陽讀史記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

而說公羊者以為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

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薛氏

曰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而

職於太史止齊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

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

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

董史是也

秦必曰請非史記
周囿仲尼不
采
堇子曰吾見百囿春秋

議奏四十二篇

攷證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
拊假倉

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
序言其作意

攷證曰書序古文本自為一篇在百篇之後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
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為
作者之意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

始以為孔子所作五經胡氏曰康誥蓋或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林氏

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兩古曰家語孔騰藏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尚書若經論語若夫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

攷證曰隋志云武帝時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脫簡一

攷證曰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依空焉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脫簡之文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攷證曰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

文攷之呂大坊得古文于如羸內國放勛中

器伯翳禽絲史記戲乃獲注種大命禹蒜南雋

揖五瑞楹遷傳納菜水涕可厭棗唯留盟諸

夏秋瑤瓊內憂服取田力畜思曰虐畏用六

在書泉谷錄平歸東作剛而寒五品不德處

吠澹距川若升朱豕霞三笛烏獸毳一作毳

毛蓬以記之草木薪芑舅峇諸告唯葡萄枯

念山雖州姆野相時恐民若顛木之有芑枿

一一作我興受其退西伯戡鼉使百工夏求得

之傳巖至于媯婦上不恭于凶德我之不辟

無有作改曰圍圍者邑澤光明古文作悌今

以為圓鄭依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

頁氏所奏曰頁夏氏之民切璽有疾不

念焯見三有俊心在受德悉王三宿三祭三
託菜誓詔詔猗燕他枝大命不嬖一人冕執

欽維緇有稽惟其敷丹矚戡戡善誦言琛火

黠米旁速屏功教育子文說皆與古文合度西

曰柳穀於蕃時雍辨秩東作辨秩南爲辨秩

南爲敬致日永寅餞入日辨秩西成辨在朔

焉曰短宅喁夷稊三百有六旬顧畏于民罔

說文多辨秩於德不台朱斯柏卷有能俾燮

言也惟刑之誼哉修五禮五樂黎民祖飢亡教秩

敬有國一日二日萬機五刑五庸哉茂哉茂

哉高拜謹言敬授民時還瑞于羣后御德吞

帝位歌詠言聲依詠歸假于祖稱用特贊遷

省無化居群食根食天功人其代之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一作采政思
一作來始涓

辨章百

姓又作便

知人則愆五流有度

黃淺納日毋曠

姓

展官放勛乃俎欽明文思晏晏旁施象刑維

明朔淫于家沈州海瀕廣瀉榮播既都民降

丘宅土均于江海二百里任邦母若丹朱教

天開剝

一作揲

絕其命予則奴戮女作女鳩女

房母若火始庸庸若夫之有志今汝慙慙若

藥不眇眩說築磚險之野有蜚雉登鼎耳而

雖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惟先假王正厥事天

既付命正厥德庶草繁舞叶穀彛倫攸擇毋
悔矜寡而畏高明不黨不偏王道平平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叶用五紀饗用五福羞用五
事艾用三德艾時陽若愆時奧若舒恒奧若
霖恒風若經聖洪水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曰雨曰濟曰圍曰蠹曰尅西旅獻馘是有負
子之責於天我舊云孩子民儀有十夫惟乃
玉頰考文王克明俊德克明明德祗祗畏畏
顛民戴璧秉圭羣飲女無失不敢階上帝命
爾不克遠省在夏后之詞維丙午壽皇天既

附中國民知我國有少辨未來示予卜休恒
言乃女其悉自學功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一作
陰毋逸以萬民惟正之共毋淫于酒毋逸于
游田不禦克奔乃惟孺子彼越惟有胥賦小
大多政則克度之克猶繹之創申勸寧王之
德武王惟賄勿以諛人文王作孝作敬公毋
困我哉生霸恫矜乃身乃用其婦人之言尚
桓桓作既禾常岐常任哲民惟刑一作我嗣
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道失前人光在家不
知命不弔天應棗謔乃亡隊命用勩相我邦

家天棊謫辭凭玉几軍力賞罰茲道能念予
一人王乃兆沫水我有戮于西敢翼殷命作
賄息謹之命王耄荒度作詳判以誥四方刑
罰時輕時重懲非死按極于病報以庶訖天
齊乎人保我一日爰制百姓于刑之表其審
核之告汝詳刑惟法惟求上刑挾輕下刑挾
重其罰百率即我御事罔克耆壽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陳宗赤刀鮮誓朕一作峙乃餒糧
黃髮之言則無所懲維哉諛善靖言俾君子
焉德善編言以論漢世諸儒所引吳字此其

畧也蔡邕所書石經玄母俞海成人度前口

安定厥國興降不永崇降女比猶念以相從

各翁中勛建大命厥遺任父母弟不地曰陳

其五行毋編毋黨有年于茲雄乃勅乃憲既

延乃述乃誣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宗之饗

國有年懷保小人惠于矜寡毋勅于遊田毋

兄曰今日無人乃訓變正刑則兄曰敬德旦

以前人之微言是固顯哉厥世鮮光耿黼衣

展此殘碑存於今者也若左傳引聖有葵勳

茂不茂引五子之歌衍師彼天常四字又引

康誥曰父子弟兄罪不相及今無此語惟命

常注云康禮記引兇命而正事純而祭民立

為不尹告及湯君雅憂日暑兩小民惟曰

惟曰又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昏以寧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播刑之不迪帝典曰克明峻德又以割申

勅寧王之德為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博士讀為厥亂

勅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引庶言同而無則繹二字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尹言亦尹語國語

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惠于小民唯政之

恭又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孟子
引天誅造攻自牧官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
士女無畏寧爾也非猷百姓也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唯我在凡民間不慙
自作孽不可活墨子引呂刑群后之肆在下
明明不常三后成功維做於民咨父字之異
者至於荀子引中篇之言諸侯自為得而者
王得友者霸得殺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
亡又引康誥如覆乎天惟文王敬忌一人以
擇先儒以為繆妄

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書曰從命而不悌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避注以為伊
訓之無此語又引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十
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賈逵撰歐陽大小夏
侯尚書古文同異集為三卷

書者古之號令

攷證曰艾軒林氏曰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
秋蓋以左右二史分掌之秦置尚書於禁中
以通章奏漢之詔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
故秦漢因是名官先儒以為上古之書則失

之七畧曰尚書直言也

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

攷證曰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齊魯以其國所傳皆衆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晁氏曰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以閔臯萇覃卷耳鵲巢采芣芣弱虞鹿鳴四牡皇皇者筆之類皆為原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圃以木水為下之報上劉向以澍宣夫人

作邨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閨睢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略見者韓詩之序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冢也嬖竦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韓詩序文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歐陽氏曰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都夷之類又曰孔子言閨睢哀而不

湯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閔睡作而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時謂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也韓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已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魯故二十五卷

攷證曰儒林傳申公事浮丘伯受詩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晁氏曰

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
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後漢輿服志

注引魯訓

魯詩二十八卷

致證曰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左傳間引
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
伯乃荀卿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原也劉向
為楚元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丘伯劉向
之學魯詩之流也

魯詩有章氏學後漢執金
吾丞武榮碑云治魯詩經

齊后氏故二十卷

攷證曰后倉弟憂候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
衡奉言五際流為災異之說衡議論最為近
理代燕以明齊詩攷定章句作解說九
篇子恭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攷證曰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
未詳其名

韓內傳四卷

攷證曰韓生推詩之意為內外傳數萬言其
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白虎通引韓

詩內傳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又選

注多引之

後漢薛漢父子以章句著

詩攷

義云齊韓之後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耳非

有壁中舊本可據

序子夏所作

韓外傳六卷

政證曰隋志十卷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

傳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

書大傳之流

歐陽子曰外傳非嬰得詩之詳

表絕異而人亦不信

詩改曰罷公武曰外傳雖非其

風秦

群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

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攷證曰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

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云毛為詁

九卷不知併何卷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

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

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

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

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

毛公為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蕭宗詔選高才受毛

序錄小毛公一云名長

詩盛行於世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
鄭玄作笺洪水李氏曰毛之詩簡而深此獻
王所以高其學也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
多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挾述而議性情
也魏氏曰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脫無改字正義
云故訓者依故昔曹氏曰許氏說文援據古
典訓而為傳義義文毛氏詩其文與今多異呂氏曰左氏所引
詩多與毛詩合歐陽氏曰毛詩序與孟子說
詩多合隋志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
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

如潤益後漢儒林傳案作毛詩序鄭氏以
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
實諸篇之者

古有采詩之官

致證曰食貨志孟春之月桑居者將散行人
振本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章律
以聞於天子葉氏曰列子言文我烝民莫匪
爾極者堯之時所謂詩也尚書大傳言日月
光華如余一人者舜之時所謂詩也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風俗二帝
之世工以納言時而聽之其施之學校以教

士典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刑取
著以為經

下取魯

宋祁曰景本取作采

凡三百五篇

攷證曰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
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
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又王為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都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七
其辭者六篇攷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
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
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篇人事決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
王通條類之類

魯最為近之

政證曰杜欽謂佩玉晏鳴聞睢嘆之鄭氏注
坊記以先君之思為衛夫人定姜之詩皆魯
詩也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改證曰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
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中傳魏人李克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
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今按詩
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即高行子孟子公孫丑問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慙曰國哉高叟
入為詩也維天之命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
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

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弟子

禮古經五十六卷

攷證曰劉歆欲立逆禮移書曰魯恭王得古

文於壞壁逆禮有三十九論衡謂宣帝時河

禮儀禮既曰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

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

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

多不同除三十九篇絕無師說七錄云餘秘

在於館志云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劉

藝論云孔京父曰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六今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賈誼

壁得之

傳天子巡狩禮內庫朝貢禮聘禮朝事議禮

注丞嘗禮射人中雷禮詩泉水注疏王居明堂

禮器注禮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蔡邕本命篇

通聘禮志荀又有奔喪投壺遷廟蒙廟曲禮

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七錄云古註周宗伯

所掌五禮威儀之事

經七十篇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

攷證曰儒林傳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史記

正義謝承云秦伐按今儀禮士禮有冠婚相

有魯人高堂伯人見表夕虞時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鄉

大夫禮喪服傳子夏所為白虎通謂之禮服
傳鄭康成注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
古或疊二文別釋餘義張淳曰漢初未有儀
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
遂合而名之也歐陽氏曰大射之篇獨曰儀
蓋射主於容升降揖遜不可失

七錄云博士
待其生得十

記百三十一篇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
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

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
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王度記禮記注疏
白虎通後漢王霸記夏官瑞命記文選注疏
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史記漢月令記大學
名記春秋孔子三朝記
志燕苞雜記正義云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
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故證曰隋牛弘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
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
堂園明堂大園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

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
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和亦引明堂陰陽
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
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王史氏二十一篇

攷證曰隋志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
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
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
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
百十四篇

曲

臺后倉九篇晉灼曰天子行禮射宮
學與于元朔三年於此儒子
士弟子是也常請是因舊按
養天子頁是士也立董仲舒
故武紀是以是太學列史謂
號所學之官也韓與於贊武
者舍文則翁修起學韓於壽
之舍然則儒林傳所云官與
太學而何下云文郡國學及
偕學文有傳下云武郡國學
校學之理紀天於元朔五年
太學之弟之子耳通於太常
字孟取儒之通於太常議
官孟取儒之通於太常議
歌孟取儒之通於太常議

群文學之官舍如得士官也師古曰群有文
學官而專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即官當請
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

官罰作館古官館通

攷證曰本傳倉說禮數萬言瓌曰后氏曲臺
記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
為名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
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初禮唯有后孝宣
世復立大小戴禮按大戴公符篇載孝而冠
解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中庸說二篇

攷證曰孔子之孫子思及作中庸程氏曰中
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白

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
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
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
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周官經六篇

攷證曰河間獻王得周官有李氏得而上於
獻王獨缺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
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
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

軍禮司馬法有五十五篇

攷證曰周官燕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
則受注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
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
此古者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
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
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
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
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

馬轅首兵法

太史公曰余請司馬安法閱廓

如其文也亦少復矣若夫種區區為漢武

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揮讓乎

帝詔引登車不式因禮注引鼓聲不過聞鞞

聲不通聞鐸聲不逆琅土上下謀是謂參之

昏鼓四通為大鑿弓矢圍父予守戈戟助疏

引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

執鞞萬人之主執大鼓左博疏服度引謀帥

篇曰大前驅啟乘早大表倅車屬焉又引五

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

十九乘為參車十五乘為偏說文引驪衛

與善者折民之善

之惡師多則人請社

佑引上謀下闕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之類然

其文或不見今五篇中

百五十五篇今存五篇而已李靖曰周司

馬法本太史公者也

按周禮注引軍禮曰無

千車無自後射豈即此

書所載欽大宗伯所

奏議二十八篇

董子有問軍禮之篇

攷證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闕人通漢隋
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後漢禮儀輿服志
注王制疏詩既並引石渠論通典引石渠禮
議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

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
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
曰鄉射合樂所以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
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
所以和百姓而同其意諸侯當有樂故不曰
合樂時公卿以立成議是梁正臨為黃門郎
奉使問諸儒於石

凡禮十三家

攷證曰六藝論云傳禮者三十家唯高堂生
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任也熊氏曰高堂
生蕭奮孟卿

右舍及戴德戴聖為文選注七略曰禮家先
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說詳禮樂志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劉歆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
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歆曰學七十篇當作與七十篇文相似五
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攷證曰朱

文公曰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
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攷證曰朱文公曰士禮時畧舉首篇以名之
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
言若燕射朝聘則士宜有是禮而可推耶又
曰儀禮乃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乃其
義疏

樂記二十三篇

攷證曰禮記正義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

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
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
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
合此畧有分為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
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
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
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禮
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
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周禮樂
師注云經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

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

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史記

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王馬記二十四篇

攷證日記無所錄

雅頌詩四篇

攷證曰文選注七卷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

歌發聲畫動梁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虎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

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

攷當

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篇

及證曰別錄雅琴之意皆出龍德瑞琴
雜事中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
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
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琴琴時聞燕
為散操向有雅琴賦沈約曰別錄龍氏雅琴
見女選注百六篇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文選注
引七畧

雅場第

十七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
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

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
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
弓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
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春秋古經十二篇

政證曰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
為公即立疏云春秋古經是此古文經所藏
於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取度注左氏
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八羊數

攷證曰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
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
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攷證曰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
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
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
秋七十子之後口受其傳指為有所賴譏褒
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
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為
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
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
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
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
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公羊傳十一卷

政證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
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敬敬傳與子壽

皇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
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為景帝博士與董仲
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和亦頗
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
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
據百二十國實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
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
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
義清俊斷決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
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欵又載魯子高

穀

梁傳十一卷

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子女子子北
宮子者高之所子欬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欬
石林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此出
於緘緯之書所謂說類辭者其言不經見

政證曰韋賢夏侯勝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
氏乃齊學也吳兢書目云秦孝公時人楊士
勛疏云穀梁子名微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
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
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慶大善穀梁
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由

是行於世隋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
諫大夫尹更始撰劉歆曰孝宣立穀梁後漢
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攷證曰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王吉能
為弱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
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弱夾

鐸氏微三篇

攷證曰太史公曰鐸叔為楚威王傳為王不
能盡觀春秋米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為鐸氏微

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
其子期期授楚人繹椒繹椒作抄撮八卷授
虞卿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
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
何曰明智吳起學春秋見於此愚按繹椒
所撰名繹氏微者春秋有微姚之辭故也

虞氏微傳二篇

改證曰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
卿荀卿授張蒼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攷證曰顏安樂事睦孟六藝論云沿公羊者
切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羸公羸公弟子睦
孟孟弟子嚴彭祖及顏安樂彭祖為嚴氏學
安樂為顏氏皆立博士後漢張霸減定嚴氏
春秋為二十萬言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攷證曰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春

秋決獄十卷

七錄云春秋
斷獄五卷

應劭曰仲舒居家

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勤以經對論衡

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太平
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許止進漢夫
人歸於魯通典載仲舒斷獄引春秋之義義

父為

議奏三十九篇

政證曰劉更生傳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
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禮記正義引穀詁尹
議石渠云後漢陳元曰孝
宣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與

國語二十一篇

政證曰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為傳又襄異司
為國語史通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

遠文纂刑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
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六經之流
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
一人所為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石
林葉氏曰按姓氏譜有左氏有左邱氏則豈
一家之言乎唐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
傳其說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
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
書相副以成大業

世本十五篇

攷證曰周官瞽矇世奠繫

注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世以國語曰敕之

小史定繫世

辨昭穆

注謂帝

繫諸侯曰世本

司馬遷傳繫世本錄黃帝以

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

馬遷米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

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

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

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

漢初得世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

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謬

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本左邱明所書

出皇

甫謚帝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父也

項古

王世記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

者立氏為輔氏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

於太史為輔氏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

氏曰三代之前姓氏之分而為二男子藉

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藉

戰國策三十三篇

戰國策三十三篇

政證曰劉向校書錄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

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

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

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善為長短說主父

從獲術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

從獲術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

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
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
為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簡以
為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代核定總四百八
十餘條太史公所采

奏

事二十篇吳者止五六條
刺石名山文也

秦時大臣奏事及

政證曰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
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琊臺之

粟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政證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天間

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廋邾呂氏陸司馬賈其書篇第本也年月而亦謂春秋劉氏

遺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

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

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

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

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而

屈辨之若高祖之臣別有詳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太史公百三十篇錄十篇有

政證曰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七篇之日

校之史記或其篇身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
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
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
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
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
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
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
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
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日漢
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

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七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刊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

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
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
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
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
以下乃其所補耳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
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
遂疑以為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光與留侯同祖史

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
錄其後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
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蕭金丹馮衍
韋融蕭奮劉歆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
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
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徠褒新室誤後惑
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
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為漢書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疏紀年墨子又

云吾見百國春秋春秋傳曰開闢至獲麟二
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歲伏紀
歲代元辛巳或為甲寅陶唐氏元年戊
辰或以為辛卯或以為甲辰舜之年月以
子司馬遷之言求之漢書似亦有不合者孟
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十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攷證曰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中
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
書焉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焉后撰
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
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

愚按律歷志自高帝以至更始皆有著紀
則記當作紀

漢大年紀五篇

攷證曰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
紀蓋即此書

左氏記言史氏記事

左傳疏曰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今之記動
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
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

夫氏未有書

政證曰夾氏書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

論語古二十一篇

政證曰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柯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論語孝經為傳也古文者科斗書蒼頡本體周所用以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杜

主袿色用等並為廟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緝
之厚衣長短右袂色字如也父賢份份不
使勝食既朝服袿身芻善射小人窮斯濫詘
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誼侯以杖荷荷有荷
更而通孔氏之門慕湯舟皆古文也又引論語

齊之足二十二篇

多問王知道

如禱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愚按如說行

攷證曰飛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

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
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
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且然勢
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何異叔
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艾軒
林氏曰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未必審也許
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
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說文逸論語曰玉璣
玉之璣又曰璣璣者寶玉也孔子曰美哉
璣璣遠而望之與璣音也近而所之惡若也
則理勝二則玉璣初學記亦謂文相似
之文惠捐潤玉段即周玉也義文相似季氏

篇洪氏曰或以為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 愚按儀禮士相見疏升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圍事于庭圍事于堂說文諄字注讀若論語與予之足

魯二十篇

攷證曰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盡毛色周燕不同之說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

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祝睦
碑云鄉黨遠遠劉脩碑云鄉黨避避如也古
今人表卑港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佗
芋子成第賤韻引子西彼哉彼義切
接祝睦碑有恥且恪舊韻引悞爾捨瑟而作愚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攷證曰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
善者從之魏曰張侯論為世所貴本傳禹為
成帝師以工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
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古而

為之法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

難

孔子三朝七篇

攷證曰劉向列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七篇今攷大戴禮千本四代史虞戴德詒志小辨用兵少間史

記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攷
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

孔子授人兩法二卷

攷證曰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史記孟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二人索隱云史記自子石以右三十五
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家語此例唯有三十
七人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其公良孺秦商顏
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

伯索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
安國及馮融為之傳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
孝逸于陳人處得之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
將以興隆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唐開
元中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爭難遂
起卒行鄭學許冲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昭
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
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
始出於武帝時至昭時乃獻之隋志云安國
之本亡於梁亂儒者皆云劉炫自作之非孔

舊本家語後序安國為孝經傳二篇今有經
馬公為指辨并音祖輝新論曰古孝經二
十章于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篇

孝經一篇十八章

攷證曰隋志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
之凡十八章于八百七十二字劉歆以顏本
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

雜傳四篇

攷證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
之一也

爾雅二卷

亥證曰禮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
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
言矣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舊說此書始於
周公以教成王
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定叔孫通
所益梁文所補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
有張仲孝友等語親之以問楊雄雄日記有
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自古
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
游夏之傳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
孝友等語劉向謂史佚教其子爾雅晁氏曰
爾雅小

學之類附
孝經非是

小雅一篇

攷證曰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詰訓見孔叢子

李執解

宋祁曰小字下邳本有爾字

古今字一卷

攷證曰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法古曰
名今曰字秋官大行人諭書名注書之字也
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
之於方說文叙倉頡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
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

乳而沒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弟子職一篇

政證曰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洒掃執燭請社返習等章。朱文公曰竊疑是作由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說三篇

政證曰周禮注引孝經說蓋緯言書非是之謂也。

史籍十五篇

攷證曰說文叙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

篇與古文或異艾軒林氏曰大篆出於史籀

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舊體唐玄度

曰秦焚詩書惟希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

篇之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

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晉世此篇廢今畧傳

字體而已引今按說文翟氏曰史籀變倉頡之

法作大篆摠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壞自

籀始衛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

書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作大篆文帝好學

史書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籍篇補蘭臺令史
滿歲為尚書郎歐陽公指石鼓為籀書以前
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嚴延年善史書奏成
於手中貢禹亦言郡
國擇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王尊傳司隸造
假佐蘇林謂取內郎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
尚書御史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內

八體六技

之皆府皆有史書史以備刻奏也

攷證曰說文叙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
蟲書摹印署書爰書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
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
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

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及亡新居攝使
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時
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
書即隸也尚書正義亦云有秦有八體亡新
六書去大篆刻符文書署書加古文奇字志
謂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
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
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
即尉律廷尉治獄之律也六體乃新莽之制
漢興尉律所試者八體也當從說文叙所謂

六技者疑即士新六書蕭子良古今篆隸文
體云是書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
書是墨數秦始皇以祈禱名山作刻符書用
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蒼頡一篇

攷證曰說文叙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頡省改
所謂小篆者也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共絕矣考工記

注引蒼頡篇有乾覽柯樞顏之推曰蒼頡篇
李斯所造而云漢燕天下海內并厠豨黔韓
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羅氏曰其篇雖名祖
蒼頡而實異史籀龜山楊氏曰圖書之文天
寶北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
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
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數千載之後乎
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
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原
可知矣楊子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
愈於長關也張湯傳史書記類論

雜別作爲日越高
作爰歷獄吏用之

愚按經典釋文毛詩引

蒼頡解詁

凡將一篇

攷證曰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將篇

曰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

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猶有說文引相如說

愚按說文引司馬相如說凡十二處營或

从營 凌从遼 苗从鞠 淮南宗蔡舞嘔

喻也 鷄从鳥容聲 鯢从赤 虞封豕之屬

一曰虎兩足雙从向 螭从夔軫或从雷

急就一篇

攷證曰隋唐志謂之急就章顏師古叙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凡三十二章晁氏曰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

元帝善史書游為
此篇皆稍近古傳

訓纂一篇

稱游勤心納忠有
所稱益宜此類耶

攷證曰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說文叙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

志云徵魯人張
能正讀者

敬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
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
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隋志三蒼三卷李斯
作蒼頡篇江式曰蒼頡爰歷博學後人不五
閔里書師揚雄作訓纂篇江式曰元壽後漢
合三篇者即中賈勳作滂喜篇江式曰永元中賈
叔即接記為下卷故
曰三蒼徐氏曰賈勳以三蒼之書皆為隸字
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為三蒼 愚按說文引揚雄說凡九

處 盍从弟 舛从足踏 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為疊从
三日太盛改為三田擊擢也 拜从兩手下
駢蒲器 漢律祠宗廟丹書告 匡鼃姦名

輶車輪鞞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攷證曰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球從鄴
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球故
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隋志梁有蒼頡
二卷杜林注愚按
說文引杜林說凡十六處 董蕩根芝从多

莖州莖莖觀 構椽楠字 鼻以為麒麟

字 卑貶損之貶 岑亦朱亦字 耿光也

媯醜也 架加教於女也 卜者黨相詐驗

為莖 斷竹管 匡量朝旦 輅車輪幹

已實也 象形 配為鬻清

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
字之本也

攷證曰韓非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

之私背私謂之公一云自營為象事周禮注

說文序象意序云會意象聲序云諧

形聲用禮疏云書夾漆鄭氏曰書契之本見
有六體形聲定多
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有子母主類為
母從類為子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
文也會意證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
古三墳伏羲氏始畫八卦命百飛龍氏造六
書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
士稟之為言續也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為𩺰
呼也路之為言惡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凡
在人下故諸屈狗叩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未詳所出然似非孔子之言或辨書所載也

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攷證曰羅氏曰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

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

至九千字烏觀古所謂正哉劉勰云馬字缺

雖云性謹亦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書必同

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

也漢初猶有課試之科舉勅之令以同天下

之習

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刊誤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 補

遺曰史書大篆也太史籀所作以志考之蓋
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隸
尚書及御史也按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
卿奏事故下文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
劾則所謂史書令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
故以補此吏負耳百官表於尚書御史不載
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
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
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通典引漢
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

為尚書郎蓋當時奏牘皆常用史書嚴延年
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
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王導
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
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
備剡奏也今史專以史書為職恐不可為二
名

是時始建隸書矣

宋初曰建當作造

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

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攷證曰隋唐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攷證曰白虎通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
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與此不同
西山真氏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
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
義而無仁也可乎哉

晏子八篇

政譜曰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
諫諍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來
與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鄒宗元謂墨
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
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
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
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其言間兼及古治子等
尤恠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
顯白者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
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薛氏曰讀孔叢

子誥墨惟其於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
迺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

子思二十三篇

攷證曰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禮記中
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文選注引子
思子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詩云昔
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者邑以成
初孝記引東序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捨
遠耕耜餘糧宿諸畝首

今有一卷乃取諸
孔叢子非本書也

攷證曰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
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
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
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為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摭出
為二卷朱文公曰世傳魯子書乃獨取大戴
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
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

漆彫子十二篇

攷證曰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
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公孫

氏樂正氏之儒

世子二十一篇

攷證曰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李克七篇

攷證曰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

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攷證曰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

孟子十一篇

攷證曰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引深不與內篇相似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書今不傳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

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太平御覽引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顏氏家訓引園景物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漢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足耐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久
類聚引滕文公莫及惠子諫坊記注引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皆外書也說文引
孟子去齊澆浙而行諛諛而來孝子之心不
若是念二女媿晁氏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
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
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
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
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
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平公之卒比

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傳云字子與廣韻云字子居唐林謹思云七篇非軒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愈之說同

孫卿子三十三篇

當云三十二篇

攷證曰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賦篇至揚倅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

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駢臂子弓
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
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仲
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鄉事大抵本司
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
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
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
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
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

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
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
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馬陵當
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
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倖以敗
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芊子十八篇

名嬰
齊人

攷證曰史記阿之吁子索隱吁音芊別錄作
芊子徐廣云阿者今之東阿正義曰菽文志
吁子十八篇顏師古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

齊怨顏誤

內業十五篇

攷證曰按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弢六篇

師古曰即今之六韜

攷證曰莊子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釋文云本又作六韜今六韜六卷六十篇尚

謂文武虎豹龍犬書正義以為後人所作非實事也館閣書目

謂周史六弢恐別是一書通鑑外紀云志在

六韜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其言鄙俚煩雜不類太公之語蓋後人依託為之唐

氏曰春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計必起於戰

國之時今六韜言騎戰最詳決非太公所作

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策士之所託也

寧越一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寧越中年之鄙夫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歲人孳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威公而周君也志注云為周盛說苑引周威公問於寧子取士有道王師乎史記秦始皇紀賈生曰六國之士有寧越索隱云趙人徐廣云一作經越或者別有此

人不必穿越

王孫子一篇

攷證曰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馮懿意林引
之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獯於晉陽撫轡而歎
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苑文類聚引衛靈
公坐重華之臺

董子一篇

攷證曰隋志一本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
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

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

董子難以充辭不賜年秣紂不天死迨而秦

繆晉文言之夫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孫天奪其命乎按繆公之霸不逾晉文晉文之謚美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也館閣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繆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繆子屈焉

徐子四十二篇

攷證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龐涓將而今太子申為上將軍通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曰國瀾激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
富不通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
世無魏矣此臣之有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
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
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汗者衆太子雖
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
還與此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
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遂大破劉向別錄曰徐

黃時
屬宋

魯仲連子十四篇

改證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文選注
太平御覽引之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
士曰巴服狙工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
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十人有徐刼者其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詣田巴
曰臣聞堂上不羹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
流血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
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
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棄鳥出城而人惡
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

劫曰先生乃飛克也豈直千里駒已終身不
談

虞氏春秋十五篇

考證曰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
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
春秋本傳云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
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志為教孔叢子
曰虞卿著書名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
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

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
其無經乎齊問于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
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
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
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高祖傳十三篇

故證曰魏相傳奏明堂月令曰高皇帝所述
書天子所取第八隋志梁有漢高
祖手詔一卷

陸賈二十三篇

故證曰法傳高帝曰為陳等秦所以失天下

言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因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太
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
士隋唐志二卷今有道基術事輔政無為資
實至德懷慮七篇吳壽曰輔政篇曰書不必
越於仲尼之門夫然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
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孝文傳十一篇

攷證曰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
於帝之實意也

賈誼五十八篇

攷證曰本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

卷事勢

語雜事凡五十八篇

唐志云賈子書本七十二

篇對向

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傅傳文詞

以為賈誼作今在大戴禮第四十五篇攷之

新書蓋以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

朱文公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

傳疏語同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

於居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

孔臧十篇

攷證曰孔叢連叢子云減歷位九卿遷御史

大夫辭曰世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與安國

純綱古訓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

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曰篇別不在集似其

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朱文公曰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胡亥早也

亦非東漢人作所書孔叢禮賜如三公等事

皆燕實而通鑑誤信之所載戒兄弟往

運書疏正勸西京雜記偽造漢入文章 容

齊三策曰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

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

十篇今此書之未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

臧著書十篇，毅卽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為六卷。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攷證曰：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納，指明後漢張純案河間古辟雍，記其奏之說苑引獻王之言，司馬公曰：獻王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

和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則六藝
其遜賸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董仲舒有二十三篇

政證曰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
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
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
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
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
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
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

館閣書目果遠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統世
繫靈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
仲舒立名或取諸此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
於傳注者有救日食
祝止雨書雨電對
公孫如子篇

惠按西京雜記公孫如著公孫子言刑名事
亦謂字直百金

鹽鐵論六十篇

政證曰車千秋傳贊鹽鐵議者起始元中
二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

鐵酒推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
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和羊以為此迺所以安
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
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
公羊春秋舉為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
文推狝盜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萬言亦欲以完治亂成一家之法為今十卷
本論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劉向所序 新序

改證曰本傳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

說苑

蓋誤以
而為歎

十篇奏之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是

也曾鞏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陽朔元年二

一百八二十三章二十卷史記商君傳注引新序論

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

攷證曰向校中書說苑雜事分別次序除去

與新序復重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君道至

反贊七百八十四章嘉四年三月巳亥上崇文總目

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

李德裕云翻反贊一卷鞏分修文為上下以

民二千卷後高麗進心卷遠尼

世說

攷證曰未詳本傳著疾纔極要救危及世頌
凡八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今其書不
傳

列女傳頌國

攷證曰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興
國規條可法刑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
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傳七篇頌曾鞏序曰隋
唐及崇文總目皆十五篇曾大家注以頌義

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
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
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復定其
書為八篇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今驗頌義
之文蓋向自叙又藝文志有頌國明非歆作
也王回序曰有毋儀賢明仁智真慎鄭義辨
通尊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總為卒篇傳
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頌
畫之屏風劉向七畧別錄曰臣向與黃門
侍即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校為七篇以著
之福榮辱之於屏風四堵失以頌考之每篇皆

十五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
自陳嬰母為斬也等自用如婦至東漢一篇隨
志又曰向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列仙列士
傳不著錄

揚雄所序 大玄十九

攷證曰本傳五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
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
曰一二三有首衝錯測權瑩數文祝圖告二
十一篇皆以解制立體離散其文首贊測各
散於蕭該音義曰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
注中

合十二篇今脫一篇

法言十三

攷證曰本傳以為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樂四

攷證曰未詳雄有琴
清英

歲二

攷證曰歲莫善於虞歲作州歲

於道最為高

攷證曰唐氏曰此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
列杞不與以緣階孺緣之一隅一曲耳漢水

李氏曰儒者之精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叢野居士若法家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而後橫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汎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汎哉